



伯圆长老

怎样是安乐的人间

讲于马来西亚广播电台《南洋佛教/21》30.01.1971

凡是自己需要的事情，可能也是人们所需要的。我们需要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，人们同样也需要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，从不平等的人生社会，去建立平等自由和平净化的人间，这便是佛陀的意旨。因为佛陀就是生在贵族与奴隶两面生活悬殊的不平等时代。人是最会欺负人的，尤其是历史的轮蹄尚陷在强权不讲理的时代，有权有势的人们，随处都可制造弱肉强食的现象。

佛陀虽是出生於一个贵族的家庭，且为一个王太子，站在私欲为前提的人类说，佛陀照理是最满足的人生，可是所同情的却是苦多乐少的一环---众生，尤其是世间无常的迁变，生老病死，随业而趋，给人类带来无法解脱的苦结，为了追求真理，救度众生，毅然自我牺牲。由是舍弃世间的荣华，和家庭的恩爱，出家学道，追求宇宙人生的真理。

当佛陀成了正觉，洞彻众生本性的平等後，故有物我平等生存的启示。不但以平等的心对待人，亦以平等的心对待一切众生。因为一切众生皆具有佛性。从沉沦六趣的流转中，最後都有机会舍妄归真永脱生死，而达涅槃的寂灭境界。所以佛陀的说教尊重物我的自由与平等。

由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能成佛。不管他是如何的无知，如何的低劣，但其所具的本性如明月照在浊水的沟渠，月影虽蒙蒙不清，但月的本身却丝毫无损，人之本性亦复如是。可是无业不生娑婆，在这世界上做一个人，浑身业垢，所数人的心理都是轻贫重富，尊贵凌贱的。在这弱肉强食、世态炎凉的人间社会，来谈物我的平等，因为只有慈悲的心才能表现真实的平等。比如我们有时也会流露出一种同情的心，但毕竟是有限的，人们对自己亲人的痛苦，心里便感到难过，但对别人的痛苦，就未必都会生起同情心，甚至漠不相关，有的人对自己的儿女爱之无微不至，但有的却是摧残别人的儿女，所谓，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。

像前头所说的爱亲人爱儿女的心，虽说也是天良的流露，但都不是慈悲心，因为慈悲心的那种慈爱，是没有条件的，既无亲?厚薄，亦无贤愚贱贵，一视同仁。如天上的明月，照江海和秋潭，亦照污浊的沟渠。佛陀以慈悲去救度众生，亦以慈悲去慰抚沉迷莫醒的众生。启发人与人间，甚至人与众生间，珍惜自己的生存，同时亦珍惜他人及其他生物的生存，使人间认识生存的可贵，

激发人间的互爱，以慈悲去建立和平平等的人间，把原是苦恼的人间改造成一个快乐的乐园。这是佛教利生的宗旨，也是佛陀救世救人的精神。

平等和慈悲并非在口头上说说，如果只在口头上说说，那就等於江湖佬卖膏药，实际上是没有什麼见效的，必须在行为上表现出来，所以又谈到无我了，因为慈悲是基於无我的激发，但无我二字在人类的园地里，说起来是很容易，当真做起来却又很难，

佛陀有舍身救饿虎的壮举，其故事是说，佛陀行菩萨道的时候，看到一只饿虎，为了皚雪封山，困于寒岩，无处觅食，不堪饥火的困逼，竟欲攫其子而食之，悲心似海的佛陀，看到众生因饥苦而失母爱的天性，怜悯之心油然而生，遂从岩上跳落以身饲虎，

故有舍身饲虎的由来。这是菩萨无我大悲的精神。但对我们平凡的人来说，假使一个人跌进海里，在岸上的人如有我的观念存在，一定眼巴巴地看著其人被海浪卷走；能够毅然跳落海里？被难者共浮沉的人，其当时一定只知救人，罔计一己的安危，但这种舍己救人的人，并非说没有，但毕竟不多，因为人类是私欲特重的动物。

在名场利欲里追求满足，往往埋没良知，不但不会在海里救人，甚至把人抛在海里，让人沉沦苦海，这才开心。人类心理的病态，所造成人类的痛苦，可说人生的园地是一幅残忍邪恶的构图。人类为求生存的幸福，偏又制造坑陷，这都是由於我执而来，大家为了我，都在制造人与人间的麻烦。所以佛陀怜悯众生的愚痴，在佛经里關於我的分析说得很详细，从星球分析到微尘，从数十年的生命说到刹那的生灭，缘生缘灭，原是假相。最明显的来说，人是会死的，花是会谢的，坏就坏在人们从来没有想到会死的一天，假使平时肯以一期生命的短促，刹那生灭的无常，来回想一己生存的杳小，照理会减轻人我的妒害，巧取？豪夺，最少会拿出良心来做人。

一个人如肯虔诚的体会这个世界的空气，我们只有数十年的接触，所谓我者，最後不过一坯黄土，春花秋月，让给人间千古，如是一想，应该尊重人我的生存，和珍惜人我的和平相处，把爱惜自己的心，同样去爱惜人家，这麼一来人间是相爱的，人间也是平等和平的，这便是佛教要人们建立的安乐人间。

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晚八时十五分播